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CN.4/1985/39
20 November 1984
CHINESE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1985年2月4日至3月15日

临时议程项目9

民族自决权利及其对受殖民或
外国统治或在外国占领下的民族的适用

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1984年11月

16日致主管人权事务的助理秘书长的信

我谨荣幸地向您转交：

- (a)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1984年9月25日在联合国第三十九届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文本（法文和英文）；
- (b) 1984年10月29日他关于议程项目20“柬埔寨局势”的发言文本（法文和英文）。

如果您能在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民族自决权利及其对受殖民或外国统治或在外国占领下的民族的适用”的议程项目下安排散分下文，我将十分感激：

- (1) 第一个文本从第2页底到第5页倒数第2段的结尾，至“……沦为河内政府的奴隶为止”；
- (2) 第二个文本从发言的开始到第5页第1段结尾。

民主柬埔寨常驻代表

（签字）NGO HAC TEAM

附 件

A.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1984年
9月25日在联合国第三十九届大会一般性辩论中
的发言摘录

.....

主席先生，

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今年，我们的解放斗争在战场上获得了新的胜利。自从上个旱季开始以来，我们的武装力量加强了活动，加紧攻击我国的中部，特别是具有重要战略和经济意义的洞里萨湖周围的省份。这是一个铁路、公路和水道相接的汇合点，敌人经此向驻在西北和西部邻近泰国边界的部队运送给养。我们的抵抗力量已经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骚扰敌人，摧毁了许多军用物资库，一直打到马德望、暹粒、磅同和菩萨的省城中心。

由于我们连续攻击一直到洞里萨大湖沿途的铁路和公路，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供应护航队已经被击溃和歼灭。马德望省“粮仓”的一大部分已经摆脱越南控制，使占领部队发生严重的供应问题，并使他们试图摊派的大米征收量几乎降到零，这种征收是为了越南本身的好处，众所周知，越南的经济困难相当严重。

越南曾经认为，它找到了对付失利的办法，即把大量越南的“农民士兵”安置在柬埔寨最肥沃的土地上。有些外国观察员访问过在河内干部愈来愈严厉控制下的韩桑林傀儡集团“领导下”的所谓“人民柬埔寨”，他们报道说，使柬埔寨彻头彻尾殖民化的进程已经达到惊人程度。

可靠的目击者报道说，我国首都几乎有一半居民是越南人；并且在越南控制的一些地区，占领者已经建立了纯粹的越南区，其中大部分“定居者”是带武器的，并且参加镇压高棉爱国者的抵抗活动。

千百个和敌人勾结的韩桑林追随者所推行的这一政策强行规定学校要教越南语，各级傀儡政府必须使用越南语，并且提倡越柬人通婚。此外，这些新主子疯狂歪

柬埔寨的千年历史，企图使学龄儿童从小就学会知道自己是“大越南”——即胡志明设想的“印度支那联邦”——的成员。

著名的法国自然学家、人种学者、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关于柬埔寨权威著作的作者玛丽亚·亚历山大·马丁在1984年夏天向《国际评论》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报告，题为“柬埔寨的越南化过程。”所有关心我们国家的问题的人都应该一读。

她指出，在1982年，“海疆被移动了，损害了柬埔寨利益”；在1983年7月，河内领导人和他们在金边的傀儡签署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条约。”

她说，还有一个文本虽然承认目前的边界，但却考虑“重新划分陆地边界”——即修改已经划分的边界，尤其是柴楨省和鸚鵡嘴地区。

据目击者说，由于越南在柬埔寨的代理人势力强大，所以越南人可以自由地跨越边界，进入柬埔寨的并定居下来……。

外国观察家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和高棉难民的可靠证言，估计目前在柬埔寨约有五十至六十万越南移民。在一次由政府高级干部参加的金边会议上，地区和省公社领导人听取了一条新的法令(Prakas)，规定高棉人必须“和越南公民分享自己的土地，帮助他们定居造房；不然，他们将以进行反越活动而被投入监狱。于是，很多事件发生了，许多高棉公民纷纷逃往丛林或泰国。

马丁女士说，有些越南公民，特别是那些由于生活在柬埔寨而说高棉语的越南公民“已经加入了柬籍，这样可以冒充高棉人……。他们当然有投票权”。她还说，“据许多逃亡的官员报告，”金边领导人“甚至连表面上的权力也没有。他们的同胞消极地拒绝与战领者合作，而且越来越同情抵抗的力量”。政府中的“越南顾问已增加了一倍”。

马丁女士最后说：“遭尽屈辱和镇压的柬埔寨人民仍然保有着他们的自尊心，表现出强大的毅力，这是令人敬佩的”。

几个月前在给《日本时报》的电文中，《华盛顿邮报》驻曼谷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柬埔寨境内的高棉人对越南占领者日益不满。越南军队纪律涣散，越来越多的越南人移居到柬埔寨各省，激起了人民的憎恨。根据这位记者的报道，

去年由于在各省行政部门和韩桑林军队内进行“清洗”，有15,000高棉人逃往泰国。

《华盛顿邮报》记者指出，虽然越南人及为他们服务的傀儡声称，1979年以来只有56,000越南人移居柬埔寨，而西方外交官却认为这个数字应是200,000至400,000人，抵抗运动所提的数字是500,000至600,000人。

沙克延先生(Sek yen)是韩桑林政权重要人物、曾任此政权的政治和宣传学校副主任，与家里15个人一同逃往泰国，被送到曼谷。

沙克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大多数高棉高级官员都娶越南人为妻，这些越南妇女每周开一次会，向金边越南当局报告她们丈夫的活动情况，她们的孩子都被送往越南学习。

谈到越南在柬埔寨的影响时，沙克延说，从中央政府直至最低一级，“所有决定都是由越南人作出”。每一个柬埔寨官员，或想讨好占领者的人都必须在家中显著的地方挂放胡志明像。

他还强调，“柬埔寨老百姓正开始设法支持反越抵抗力量”。

沙克延得出结论说，“愈来愈多的高棉人支持联合政府，因为他们想消灭越南人、解放祖国。他们相信定能达到这一目的”。

主席先生，

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特别引用马丁女士的话，是因为她是研究我们问题的卓越专家，她的独立思想不容置疑。我还概括了沙克延先生的话，他是亲越的韩桑林政权的重要人物，他逃离祖国，以此来抗议越南对柬埔寨的统治，把柬埔寨沦为河内政府的奴隶。

B. 联合国第三十九届大会民主柬埔寨代表团
团长，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
亲王 1984 年 10 月 29 日关于议程项目
20 “柬埔寨局势”的发言摘要

主席先生，
秘书长先生，
尊敬的诸位代表，

我谨代表我主持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爱国抵抗运动和绝大多数柬埔寨人民，感到非常荣幸能向大会提出由于我国的形势而凝聚在我心中的思想。我国受到侵略和占领，处在被我们那个忘恩负义和强大的邻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殖民化的过程中。

我是经过考虑才说忘恩负义的，因为恢复和统一了的越南已经忘记它在 1970 年以前向我本人和高棉人民作出的庄严保证，说要尊重我们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那时，我冒着极大的危险多方帮助他们进行自己的民族解放和统一斗争。我还要说，1969 年当胡志明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是唯一去河内参加那个革命爱国者葬礼的国家元首。

毫无疑问，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确很强大。它比柬埔寨人口要多十倍，它的军队和我们抵抗力量相比，人数多十倍，装备好百倍。一眼看上去，我们这些大卫在歌利亚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古代和现代历史都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捍卫一个正义的事业时候，绝不要放弃希望……。

现在，越南在柬埔寨有 20 万占领军，必要的时候它还可以加强，还装备着全部新的苏联武器。此外，越南还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这给它带来了许多麻烦，因为越来越多的干部和士兵不愿再做越南的奴仆，已经逃往了抵抗运动控制的解放区。这些开小差，以及来自越南南部的其他年轻的越南士兵开小差已经被新闻界广泛报导。

韩桑林集团是越南人的刺刀艰苦地扶植起来的，如所有的独立观察者所看到的那样，它没有任何自身的权威。这一集团在各级都由日益增多的越南“顾问”所控制，各方面的最后决策都由这些“顾问”所决定。

越南人意识到他们无法依靠他们的高棉傀儡，正不断加速对人口减少了的我国进行直接殖民化，在富饶的土地上成批安置来自越南的“农民士兵”，而傀儡当局却无能力，也不愿意反对这些人的大规模流入。而且，金边当局已指示韩桑林的城市和地方“干部”，召集高棉人民，尽一切可能帮助越南“定居者”定居，同他们“分享”食物和牲畜，“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房屋，违者将受极端严厉的惩罚。

因此毫不奇怪，数千名受掠夺、遭威胁的我国农民多次逃往解放区，如果不能逃走，他们也在当地向抵抗部队提供宝贵的援助。

而且，柬埔寨人民早就认清了他们所谓的越南“盟友”的诚意和无私。从我国领土被占起一直到现在，我国各种年龄、各个社会阶层的几乎一百万男女已表达了他们对占领者的憎恨。他们大批外出，一些人来到了解放区，其他人到了世界各地，特别是泰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联邦德国、联合王国、比利时、瑞士、荷兰、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塞内加尔、香港和澳门。

因此，我们目睹柬埔寨人民几乎一致地拒绝接受越南的“保护”，傀儡“当局”及其薄弱的、往往是靠强迫入伍的武装部队正迅速地崩溃。

如果你们能够问问那些逃到柬埔寨解放区的我国农民，你们就会理解，为什么他们坚持要求我们能够得到武器，以同越南占领者进行战斗。

他们会告诉你们，如果他们拒绝执行他们现在的主人的命令，如修复被抵抗力量破坏或摧毁了的桥梁、公路、铁路，向敌人提供农产品或牲畜，为敌人伐木等等，他们的主人将会如何残酷地惩罚他们。

我国难民会告诉你们，占领者和金边当局无数次地对他们进行蹂躏，傀儡官员和越南人掠夺国际组织、红十字和某些国家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没收土地和村庄，肆无忌惮地掠夺我国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大米、橡胶、森林、鱼类和拜林宝石，还掠夺吴哥的古物。唯有金边例外，它是亲越政权装饰门面的“窗口”，企图使外国来访者相信，全国其他的地方形势大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希望国际社会相信，让越南来“拯救”不幸的柬埔寨、“医治柬埔寨的创伤”是明智的。

如果越南以为这种可笑的逻辑能骗人一时的话，那么就真是把人看得太天真了。

刚才，我谈到了越南对在其统治下的柬埔寨人民采取的近似于老殖民主义的那种残酷和专制的态度。

然而，我还要指出，越南现在声称能够医治他国的弊端，但却不能给越南境内的同胞以最起码的待遇。

河内政府无法减轻在越南北部到南部到处出现的贫困，无法缩小不平等，甚至无法保证使最基本的人权在越南受到尊重。应该提到国际大赦组织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呼吁人们注意，在越南存在着“古拉格”式的集中营和监狱，把政治反对者——其中许多是被告密者诬告的——丢在那里遭受折磨等死。

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民，虽然热爱家乡，但却冒险乘着旧船破船逃往比较适宜居住的地方，至少半数不是在海上丧命，就是随后死于饥饿或干渴。对这些人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

在柬埔寨境内，如果有人胆敢对占领者或他们的金边傀儡表示一点批评，就会被投入可怕的监狱，从此失踪。

正是这些人，主子和奴才，要求让他们来“医治”受奴役的我国同胞的创伤！

而且，我们看到越南外交部长阮基石先生正在进行“重大外交活动”。他在一国首都跑到另一国首都，企图说服是柬埔寨朋友的国家相信，河内希望和平，愿意作出让步，以解开局势，并会同意参加一次关于柬埔寨的会议，只要金边和万象傀儡政权能够参加。

越南外交官的这些声明，目的只是想在柬埔寨问题上制造假象，以欺骗国际舆论。

请允许我重申，只有在越南放弃对柬埔寨的军事占领和殖民化、承认柬埔寨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自由大选的权利、使柬埔寨能够选择自己的政权或领导人之后，柬埔寨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但是，阮基石先生和他的政府并不想这么做。他们希望的只是诱使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的会员国和有关国家承认越南人在柬埔寨的既成事实、韩桑林傀儡政府的存在，尽管这一傀儡政府已为全体柬埔寨人民所唾弃。默认这一点，只会进一步鼓励越南扩张的野心和胃口。

渴望保卫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的自由人民是不会赞同阮基石先生和他的政府的这些手法的。

越南人及其金边傀儡企图使人相信，我们的民族柬埔寨联合政府是一群反对所谓韩桑林“合法政府”的“叛乱份子”，一群叛徒，听命于一个有占领欲、并吞欲的外国。同处处要外国“顾问们”帮助的走狗进行斗争的高棉爱国者，怎么倒成了反叛份子呢？

只有联合国一再通过的关于柬埔寨的坚定决议才能公正、合理地解决联大今天考虑的问题。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越南有义务严格尊重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决议。

.....

×× ×× ×× ×× ××